策海性理奧旨二十一卷

金谿張應雷著

問蓋軫磨蟻何如

邵子曰天地如蓋軫日月如磨蟻謂蓋包軫而左旋猶天包地而左旋其機同也日月逆天而右轉猶蟻循磨而右行其揆一也日遲於天不及者一度月遲於日不及者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蟻遲於蓋其槩均也日因遲而速於天積三百六十五日而與天會

月因遲而速於日積一月而與日會蟻因遲而速於蓋其積遲之次與蓋軫之次而相會其會同也是天地日月形而上者也蓋軫磨蟻形而下者也擬諸形容象其物宜靜正之理察之於邇而並行不悖之道不外乎是自非康節之以道觀物何以融會而不遺哉

蓋是磨上層軫是磨心磨是下層士子揣度以蓋天作蓋車軸作軫妄矣

問野馬絪縕何如

夫野馬無形因氣而有形氣升降飛揚於上下而充

塞無間。故野馬亦升降飛揚。而充塞無間有間。非氣
也。夫氣。載道以形也。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
者謂之器。野馬。器也。器。即氣之流動而充滿也。故。野
馬不能升降飛揚因太和以升降飛揚太和所謂道
也是太和也爲啓閉爲分至爲元亨爲利貞運行於
天覆地載之間而充溢於窮岩幽谷之内活潑於鳶
飛魚躍之際而不遺於肖翹蠕動之微彌漫布護於
光天化日之表而隨在各足於容光必照之隙以言

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大不可載。小不可破。化生不測。而野馬亦不測化機不息。而野馬亦不息。謂洪纖高下。飛潛動植皆。野馬可也。謂發育峻極。禮儀威儀皆野馬亦可也謂虛實動靜。混闢無窮。皆野馬亦可也。太和之機何其至神而無方乎。而豈猶象執有以小吾道乎。

問客感客形何如

人之一心。至靜無感。所性之淵源也。而所以應天下

之感者。皆在其中。故曰中者天下之大本。若萬事萬物之感於前客感耳。其事與物之可見。客形耳夫。由無常在而有客之名客形者因遇而後有與化而俱徂何有於吾性也故天地之大。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大。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又曰靜固定動亦定天下之至定在我則錯處天下之至紛其感遇聚散常變順逆之不同而吾處之一化而齊一客感而已矣一客形而已矣一浮雲聚散於太虛而已矣

又何以意必為哉又何以固我為哉噫世人認感為
王是生因緣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將不能以自主矣
可嘆哉此有主之學不可以不講也

問星月金水受光於火日何知

火日陽也星月金水陰也陽主施陰主受故曰火日
有光能闢而施金水外光能翕而受又曰星月受日
之暉不受日之精暉者光之散也故日往精藏星月
受其暉而夜明又曰金水無光日耀之而晝明火燭

之而夜明有由然也要之盈天地間皆物也窮通也
皆陰陽也皆施受之機合一而不離相推而不窮也
譬之吾身其神在目目受光於火日亦受光於星月
皆火日以為之本也人之形屬於陰而氣行乎陽故
得火日而明生其機同也雖然火日之光生萬物之
色者也目之光受萬物之色者也火日之神達於外
目之神含於中故主受觀物者所當知

問交食法與閏異術何如

朔而日月之行。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掩日。而日為之食。望而日月之行。同度同道。則月抗日。而月為之食。此交食也。作曆者。順而推之。積而求之。其法可循。而交食可前知焉。若置閏之術。則一歲之閒。氣盈六日。朔虛六日。積之三歲。置一閏焉。積之五歲。再置閏焉。而氣朔始齊。然後別起積分。以為後閏之端。是交食法。本東西之度。南北之道。而考之者也。置閏之術。本氣朔之行。盈虛之積。而考之者也。似不可以言

同要之有曆数有曆理数各不同而理無或異日月之度朔望之道孰非閏餘成歲之所推乎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孰非日月交食之所驗乎三歲五歲之間有屢食有無食有應食不食而於閏無加損故日月交食或在閏或不在閏而於交食無加損並行而不悖也即差法之立若與交食閏法異術寃而言之不立差法則閏無由置日月交食無由知且不可以異言之矣噫安得起邵子於九原而與之言曆理哉

問冰才漚性何如

夫物之生各具一性有性則有情有情則有才是皆不得已而然也水一也蕩激之則為漚凝結之則為冰水本無漚也因蕩激而成其性然也水本無冰也因凝結而成其才可執也夫才因於性冰豈因於漚哉漚以言性而不可以言情哉是不得已而借言之耳夫水無漚漚化而還為水性可動而可靜也水無冰冰消而還為水才不可殉也學者觀物以道則養

吾性以受天下之感一率性之間皆遍也一順成之間皆水也一無將迎無滯迹之間皆遍化而氷消也其幾於道乎見心忘象之境可優入矣

問温泉寒火何如

天下之道一陰一陽而已矣陽制陰而不制於陰陰受制於陽而不能制陽此天下之大分不可易也水陰也火陽也泉而有温者陽制陰陰受陽制也火而無寒者陽不受制也道之一定不易是皆不得已而

然也。故妻不制夫。有時而代夫以有終。子不制父。有時而代父以有終。臣不制君。有時而代君以有終者。溫泉也若君若父若夫有常尊而無敢制是曰三綱三綱者。天地之大義也三綱不可淪故曰無寒火陽不從陰也。春秋姜氏如齊。衛輒拒父下堂見諸侯詣。之有寒火可矣可慨哉

問月窟天根何如

嗚呼陰陽始生之候其乾坤闔闢之機乎儒者按圖

而得之。可謂見道之深者矣。夫聖人之作易。始為一畫。以分陰陽。次為二畫。以分太少。於太陽少陰之上。加一奇一偶。而乾兌離震之卦立焉。於少陽太陰之上。加一奇一偶。而巽坎艮坤之卦立焉。於是八卦相盪。因而重之。六十有四之卦成矣。位於左方者。自復之乾。而為三十有二之陽卦焉。是卦之屬乎陽者。非粗迹也。為元為亨。誠之通也。戶之闢也。復之一陽始生於時。為十一月。於化機為天根。所以為臨為泰為

壯為夬而至於四月之乾者不根柢於是耶天陽也根者言乎其陽之始生也亦物不可以終無自無而有之兆也位於右方者自姤之坤而為三十有二之陰卦焉是卦之屬乎陰者非象數也為利貞誠之復也戶之闔也姤之一陰始生於時為五月於化機為月窟所以為遯為否為觀為剝而至於十月之坤者不托始於是耶月陰也窟者言乎其陰之始生也亦物不可以終有自有而無之兆也夫剝盡之時人

方以為無陽矣而一陽之微乃生於地逢雷處之月明此於造化則見天地之心明此於人心則見善念之復先王至日閉關君子察識擴充有以也決盡之時人方以為無陰矣而一陰之微乃生於乾遇巽時之月其在天地則為龍戰之機其在朝廷則為履霜之漸函風塞向之思世道碩果之懼有以也是天根也月窟也一闔一闢往来不窮推之於前而莫知其始引之於後而莫知其終是謂弄丸他日邵子有言

曰飲酒酩酊開花離披又曰圖雖無文吾終日言之
不離乎是噫非深於天根月窟者。何以契是哉。

問三十六宮都是春何如

知卦氣之妙。通乎造化則知卦畫之妙合乎造化。甚
哉不可以卜筮小吾易也。蓋聖人作易。太極生兩儀。
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是八卦也。乾得三宮焉。坤
得六宮焉。坎艮震為陽卦各五宮焉巽離兌為陰卦。
各四宮焉合之則三十有六宮焉是三十六宮也。人

見其為卦畫之粗而已孰知其與造化而相通焉地而逢雷則為天根而臨而泰而壯而夬以至於乾孰非此三十六宮之推遷乎而物之資始而向榮者一春氣之元而亨也乾而遇巽則為月窟而遯而否而觀而剝以至於坤者孰非此三十六宮之交錯乎而物之各正而保合者一春氣之利而貞也故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言貫乎天德之始終而四時皆春也貞下起元春氣未嘗息也然則八卦之相

盪而週乎一元之氣機圖雖無文而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乎艮莫非春氣之流行焉造化其在易乎易其洩造化之秘乎噫非康節何以契此

問夷九往來何如

卬子曰借爾面貌假爾形骸夷九餘暇閑往閑來嗟夫何其見道之深而超然自得者乎夫面貌形骸有聲色臭味之性人方主之以為我而認之以為真有

順逆憂樂之不一。稍不得志。則慼慼而不堪。康節乃
有借爾假爾之說焉。此孟子不謂性不謂命之關鑰
也。繼而以美丸自樂者。夫天下之物方則滯而不通
圓則轉而無碍。人之一心。至虛至靈。圓神不測。故其
順應於外。因物付物。而我無容心。常變順逆處之一
無入而不自得。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如春夏秋冬之
周旋無端。則其未應不是先。既應不是後。不得意必。
不滯固我。大如君臣父子之間。小如起居食息之際

有順無強而。一念私智之小。不得而攖其情。此其圓機之妙應。誠有如丸之走於盤。旋轉靡定。莫或窒之者矣。是丸也非物也。太極也。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一陰一陽迭相推盪。出入造化。進退古今。表裏人物。推之于前而莫知其始。引之于後而莫知其終。明此者謂之知道。順此者謂之時中。安此者謂之定性。圓非在外之所能礙。亦非在我之所能預設而使之者也。康節之言曰。飲酒酩酊。開花離披。吾深怕處其

復也太極之靜而生陰也靜極復動靜者未始不為動也其在造化則為闔闢為出入而循環無端也其在物理則為顯仁為藏用而榮枯相禪也其在人心則為實心為實事而行止惟時也推之於前而莫知其始引之於後而莫知其終非氣則幻矣非理則粗矣非動靜相生則物矣豈知道者哉

問陰陽之精互藏其宅何如

夫日月之精不得不發而為光其光也不得不散而

為暉。而其精苟不藏焉則其光無本。而其暉亦息。故夫日陽精。其光明於晝而暉之四達者。以陰為宅而善藏其精者也。月陰精。其光明於夜而暉之四達者。以陽為宅而善藏其精者也。日月不晝露其精故其光有本而其暉不竭而萬物之出作而入息者因之。使日月無宅。即有宅而不自藏其精即萬物之精以耗而並育之化或幾乎息矣。如日月可烏乎日月之精。且不可竭如此。柰何人受日月之精華以生可知

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甚且竭聰明以戕天真。恣情慾以鑠元氣。逞忿懥以傷冲和。是皆不藏其精。而自壞其宅者也。其何以立天下之事哉。故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噫其互藏其精之深意乎。

策海二十一卷終

金谿張應雷輯

君臣同遊

霍公韜曰　太祖諄諄貽謀。惟曰君臣同遊　宣廟嘗召尚書夏元吉同遊西苑泛舟射鳬飲酒歡甚英宗日召學士李賢面决政事　孝宗日召尚書劉大夏咨詢密謀蓋皆唐虞三代賡歌告戒和氣滿堂在殿陛則爲君臣處燕閒則爲師友之風也

愚嘗誦讀春遊咏和集知我 先朝出西苑必召大臣張公孚敬方公獻夫等同遊或過樂成迎翠二殿或渡玉蝀金鰲之橋其間命坐賜茶賜酒飯馬錦囊花果珍禽圖扇書迴文讌禮固無不隆情亦無不浹矣况又賜以輔臣同遊古樂府又七言絕五言絕各一首皆出於望雨憂民之作而諸輔臣又交相戒飭不敢以佚樂自處各恭和 聖製以見其意則君臣同遊之盛孰有如 先帝之朝哉但所貴於君臣之

同遊者。非以其一時賞玩之間而已也。親宦官宮妾之時少。接賢士大夫之時多。或講明道德或商確政務。斯則無愧於同遊之義矣。不然。亦與宋太宗賞花釣魚之類同耳。求如召公成王卷阿之遊。胡可得哉

朝政

孝廟首登大寶。明日當朝用一御史侍班糾儀湯公鼐輪侍鄒公智造其第私告之曰 祖宗盛時御史糾儀得面陳政務得失御前取旨近年遇事惟退而

進本此君臣情分所由閒隔不通公以言官奏對幸
值大政維新之日請效盛時故事此太平機會也湯
不能用
聖祖之訓有曰凡廣耳目不偏聽又曰朝堂決政衆
論稱善即與施行此誠子孫萬世帝王所當遵守也
乞今日仰遵 聖祖大訓載稽 文皇故事敕令內
閣專一擬旨司禮監止於進奏而已凡聖意予奪必
經由內閣議而後行事有可否許令執奏則壅蔽莫

答明白洞達朝廷之政。無一不出於正矣。

世道

章公懋曰。世道惟唐虞三代之盛。皆是聖人在上致中和下此。則一泰一否。祇憑氣運推盪耳。

敬大臣

宋景濂既辭歸。上問其子璲曰。朕疇昔之後夢見爾父笑談如曩時。爾父雖去。其容儀儼然在吾目中也。

上震威嚴重。惟劉公基抗言直議。不以利害怵

其中。上亦甚禮公。嘗稱老先生而不名。又曰吾子房也。

王褘字子充。每商確機務。悉當　上衷。語必稱子充而不名。公進平江西頌。　上覽而喜曰。吾固知浙東目二儒。卿與宋濂耳。

劉大夏為兵部尚書。戴珊為左都御史。　孝廟有太政事。每召二人面議。弘治乙丑春。二公召對畢。　上出白金二錠以賜。且面諭曰。卿等將去買茶果用。朕

聞朝覲月。各官避嫌。有閉戶不與人接見者。如卿等雖開門延客。誰復有以賄賂進也。朕知卿等。故有是賜。

闢言路

初朝臣言事。有上統萬餘言者。 太祖惡其迂衍。群臣目阿意者。指其疏曰。此不敬。此誹謗。罪當誅。 上答而罷。宋公濂曰。彼應詔上疏。其心忠耳。烏可深罪上默然。已而覽疏中有可采者。召阿意者罵曰。吾方

怒時若等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景濂之言幾不誤罪言者耶

成祖曰為君以受直言為賢不受直言則過益深為臣以能直言為賢不直言則志不盡自今遇朕行有未當但盡意言之毋以不從為慮

天順時御史高明數諫激切獲罪都御史寇公深素重公從容言累年彈文奏章皆高明手出幸不以細故為罪上曰是能御史也置不問吏部凝公為

察司。上謂李公賢、曰。高明宜內任大理評事。夏鏌

曰。臣伏見主事李文祥。庶吉士鄒智等。皆以言得罪。夫言者無流竄之禍。則不足以彰其譽。有竄徒之苦。則愈足以見其難。罪愈重而名愈高。是言者之得罪。雖今日之苦。亦後時之利。但非人主之福耳。人主者知此之故。轉而容之。則言者無甚禍。亦無甚名。罪愈輕而名愈鮮。而名固歸於人主之一身矣。

朝廷之用言官。當取其風裁。不當取其德量。當取其

戇直不當取其疏通當取其廊廟珪璋之度不當取其簿書鹽米之能司馬光曰凡擇諫官當以三事為先第一不愛富貴次則重惜名節次則曉知治體今日之擇言官須用光言可也陳白沙曰御史諫官也繩人以身者也

求直言

成祖謂解縉曰敢為之臣易求敢言之臣難得敢為者強於己敢言者強於君所以王魏之風不可多見

欲使進言者無所畏[redacted]言者無所忤天下何患不治

勸咨訪

太祖欲相楊憲劉公基與憲素厚以爲不可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當持心如水以義理爲權衡而已無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能無敗乎

孝宗嘗召劉大夏因言天下何時太平朕幾時做得古之帝王公曰求治不宜太急但凡用人行政有疑者即召內閣并執政大臣面議停當行去自然順

理便是太平

帝學須實

天順日録考功郎中李茂弘言可憂者君臣之情不通經筵進講文具而已不過粉飾太平氣象宣廟以前天子無日不御經筵晉接群臣商確政務幽隱畢達天下號稱太平正統初英廟幼冲王振用事遂事體一變九重萬里此茂弘之所以深憂歟

弘治間張元禎侍講孝廟雅敬公特為低几就聽

之又講太極圖西銘諸書。孝廟欣然索觀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孝廟嘗少間吳公寬上疏曰。東宮進講自寒暑風雨朔望令節外。一歲之中。不過數月。一月之內不過數刻。況其間又多間歇。借曰習讀于內。終不若出就外傅。親近儒臣。講明治道。所得為多也。

復古輔導

王氏鏊曰。昔者成王幼在襁褓。召公為太保。周公為

太傅。太公為太師所以保其身體傅之德義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又置三少。曰少師少傅少保與太子宴遊者也又選天下端正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翼衛之所以與居處出入者也逐去邪人不得見惡行。故太子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其身有不正者乎古之教太子者其正如此

今 国家官以序進未必皆天下之選學之日晨而授書授畢而退日中進講講畢而退况祁寒暑雨學

皆間歌間歌之日所與宴遊者誰歟所以居處出入者誰歟不可得而知也。又近世之弊患在上下不交然為太子。亦且未同於君今也則已儼然端默。有言目不敢進。又況為君之日乎。求上下交而德業成胡可得也昔者三王之教世子。必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有君在則禮然所以學為君臣父子長幼之道而與人同如此也下至漢唐。此意泯矣然明帝受書於桓榮。及為

天子矣執醬而餽執爵而酳唐劉洎岑文本馬周遞日徃來東宮談論治道李泌與肅宗為布衣交出則聯轡寢則對榻　國朝洪武初建大本堂取古今圖書充其中延四方名儒教太子諸王分番夜直才俊之士充伴讀時時賜宴賦詩商確古今評論文學無虗日仁宗於潛邸侍東宮之臣如家人父子又從學詩學表至有以暗逐明之喻則　本朝之初亦未嘗如今日之制也今雖未能如古之制亦宜稍畧君臣

之儀。敦師友之分。使宮僚日侍左右。從容講讀。講讀之暇。宴飲出入居處。皆得周旋其間。至暮乃退。或有剪桐之戲。隨事諫止。宮僚有不法。從三師糾正之。甚者斥逐之。不使邪人得預其間。如此。所謂一人元良。萬邦以貞。三代所以長久者。用此道也

楊方震理學名臣錄

楊方震所錄理學名臣。或謂我　朝理學之士。薛文清瑄。陳克庵選為最。胡敬齋居仁。羅一峯倫。章楓山

懋亞之。盖一峯楓山。偏於退隱為高也。陳白沙獻章。
或謂入於禪會。莊定山杲。只是一個詩人。與黃未軒
仲昭。言行皆未見灼灼。定山晚年出處二節。雖白沙
亦譏之。陳剩夫只是一個狷介之士。其學識比胡敬
齋猶未及。鄒吉士智。忠鯁名臣。不必厠于道學。餘非
末學所敢議矣。或又謂方震録所遺前有曹月川端。
後有何椒丘喬新。邵二泉寶。羅整菴欽順。王陽明守
仁。蔡虚齋清。丘瓊山濬。吳夢舍與弼。皆當增入。而薛

文清。王文成胡敬齋。陳白沙。則已從祀廟庭矣。餘當俟乎論定。

諸陵

太祖高皇帝。　孝慈高皇后馬氏。葬孝陵。　成祖文皇帝。　仁孝文皇后徐氏。葬長陵。　仁宗昭皇帝。　孝誠昭皇后張氏。葬獻陵。　宣宗章皇帝。　孝恭章皇后孫氏。葬景陵。　英宗睿皇帝。　孝莊睿皇后錢氏。葬裕陵。　恭仁康定景皇帝。　景皇后汪氏。葬西

山　憲宗純皇帝。孝真純皇后王氏。葬茂陵。孝
宗敬皇帝。孝康敬皇后張氏。葬泰陵。武宗毅皇
帝。孝靜毅皇后夏氏。葬康陵。英宗側室孝肅
皇后周氏　憲宗生母也。漢文帝詔自稱朕本高皇
帝側室之子云。憲宗側室孝穆皇后紀氏　孝
宗生母也。孝惠皇后邵氏。獻皇帝生母也。祔葬
二帝陵。先是孝肅稱太皇太后。孝穆　孝惠
皆稱皇太后。不祔廟。亦不入奉先殿。別立奉

慈殿祀之。今皇帝以太皇太后皆生時。尊稱。故稱
皇后。而不書各帝謚以別之。神位移陵殿中。 睿宗
獻皇帝。 慈孝獻皇后蔣氏葬顯陵。 太祖長子。
懿文皇太子。懿敬皇太子妃常氏葬孝陵左。建文君
即位。追尊爲興宗孝康皇帝孝康皇后。靖難後。仍稱
故謚號。

英主應運

成祖起自北藩。征誅而得天下。壬午年即位。後一百

二十年。 世宗皇帝起自南藩。揖讓而有天下。壬午
年改元。

謚美惡兼用

國初謚美惡兼用。洪武二十二年魯王卒。 上諭禮
部尚書李原名曰。父子天性。謚法公義。朕不得以私
恩廢公義。可謚曰荒。永樂六年。伊王謚厲。洪熙元年
上命禮部尚書呂震。諭翰林定故兵書兼詹事金
忠等十八人謚。內有通政使賀銀謚不美。 上曰此

數人皆在先朝盡心國事。有德行重厚。表裏一致者。有涉歷艱難。始終一心者。必加旌褒。庶幾禮賢厚終之道。但朕意未嘗及銀。銀勞可贈官階。不應美謚。若加銀惡謚。又不若無謚。人不得議焉。古人制謚。正為定論美惡。示至公也。銀竟不謚。

嘉靖前各省內閣數

洪武三十五年。文皇即位開內閣。召七臣入預機務。名直文淵閣。蓋自壬午至嘉靖百六十年間。凡六

十八人。直隸十人。南直隸八人。浙江八人。江西十六人。河南七人。山東四人。福建二人。湖廣四人。四川四人。山西一人。廣東三人。廣西一人。近年另考。

于肅愍挫虜縱虜各有說

正統己巳孟冬。虜犯京城。石亨欲盡閉九門以待勤王之兵。于肅愍公力爭。請同亨率兵出營德勝門外與虜對壘。已而虜被我砲擊死者近萬人。大沮退。石亨奮欲擊。肅愍公又力爭。縱虜令北去。出戰。所以

護京師。縱虜所以安上皇也。

外夷乞封

外夷封王。如朝鮮安南占城海島[redacted]來朝貢者。各以其國名封。惟琉球封中山山南山北三王。今存中山王。北虜封王者五人。韃靼阿魯台和寧王。瓦剌馬哈木順寧王。太平賢義王。把禿孛羅安樂王。俺答順義王。西域二人。哈密忠順王。阿端安定王。西番七人。正覺大乘法王。如來大寶法王。闡化王。闡教王。輔教

王。贊善王。贊化王。

取士貴博古通今

聖祖開科詔。務求博古通今之士。乃所試僅有[illegible]語。及一二時務策。生徒竟未識　大明律。所云時務。盡掇述括帖。以故士之通今之學。其於政體得失。人材優劣。且不論。只　歷朝紀年。及　后[illegible]陵名。知者亦鮮。近百十年來。士大夫始以通今學古為高矣。

帝胄習勞

吴元年冬。孝陵念七子漸長。宜習勞。令內侍製麻纒行藤。凡諸子出城稍遠。馬行十七。步行十三。七子懿文太子。秦愍王。晉恭王。成祖。周定王。楚昭王。齊庶人也。

賜京官在外方面官馬

洪武癸亥賜六部尚書馬。已已賜有司方面官馬。諭兵部試尚書茹瑺曰。布按二司官方面重臣。府州縣官民之師帥。跨驢出入。非所以示民。或假馬部民。因

被浸潤。不能舉織。甚乖治體。其官爲市馬。司二十匹。府半之。州縣又半之。馬一。率十户食之。歲一更。

釐正孔廟從祀

洪武五年。罷孟子配享文廟。踰年。上曰。我聞孟子辯異端。闢邪說。發明孔子之道。宜祀如故。二十九年。罷揚雄從祀。祀董仲舒。正統二年。進胡安國蔡沉真德秀從祀。八年。追封吳澄爲臨川郡公。從祀。成化二年。追封仲舒爲廣川伯。安國建寧伯。沉崇安伯。德秀

浦城伯弘治八年追封楊時為將樂伯從祀嘉靖九
年改大成至聖文宣王為至聖先師孔子四配為復
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從祀及門
弟子稱先賢左丘明以下稱先儒去塑像設木主盡
罷公侯伯諸封爵申黨申棖二人存棖去黨公伯寮
秦冉顏何荀況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
杜預吳澄十三人罷祀林放蘧瑗鄭玄鄭衆盧植服
虔范甯七人祀於其鄉進后蒼王通胡瑗歐陽脩陸

九淵從祀改稱大成殿為先師廟大成門為廟門別
立祠祀齊公叔梁紇稱啓聖公孔氏以顏無繇曾點
孔鯉孟孫氏配稱先賢程珦朱松蔡元定從祀稱先
儒撤無繇點鯉從祀

任私廢曆法

正統己巳大統曆二至日晷晝夜六十一刻岳文肅
公大異之識者以為用事大臣任私智廢曆法必有
摇本之禍八月六師陷土木

天官重望

御史汪宣曰。吏部之臣。廉介端貞不如王翺公直忠亮不如王恕坦夷無物。不如耿裕。

王公恕於弘治之初。柄政銓府。如鉅鹿耿公華亭張公襄城李公莆田彭公盱江何公太原周公錢塘倪公才猷風節。維国之楨皆豐芑數世之培植海内所慕望者。公皆引而置之政柄之地宣謀猷輸忠赤同寅協恭以毗弘治之政。君明臣良。至今天下之人追

思遐咏而不能已。

黃孔昭為文選郎中。持法最慎。汲汲以人才為慮曰。國家之用才。猶農家之積粟。粟積於豐年。乃可以濟饑。才儲於平時。乃可以濟事。侍郎謝鐸。嘗稱公曰。在文選每見其喜。則知賢者之得進。見其憂。則知小人之不得退。

復史官

王氏鏊曰。前代脩史。左史記言。右史記動。官中有起

居注如晉董狐齊南史皆以能守職司馬遷班固皆世史官故通知典故親見在廷君臣言動而書之。後世讀之如親見當時之事。我
朝翰林皆史官立班雖近螭頭亦遠在殿下成化以來人君鮮與臣下接朝事亦無可紀凡脩史則取諸司前後奏牘分吏戶禮兵刑工為六館事繁者為二館分派諸人以年月編次類合成之副總裁刪削之內閣大臣總裁潤色其三品以上乃得立傳亦多紀

出身方階遷擢而已間有褒貶亦未必盡公後世將
何所取衷乎。
詞林記曰我 太祖初建國爰重史事首設起居注
以魏觀宋濂為之日侍左右記言動洪武十四年定
起居注秩從七品詹同等嘗任焉其後竟廢令翰林
院官兼之每朝則立班記事入館則載筆以從書動
以為日曆書言以為寶訓永樂洪熙間王直在翰林
猶從事於記注宣德後寢以廢矣成化弘治中臣僚

屡建言欲復起居注之舊或欲即命史官記時政於其中如宋朝政房之制皆未舉行夫世之門生故吏於其所尊事者猶編有語録談記刻 朝廷盛德大業可無述乎甚哉 祖宗舊制所當復也

論保薦之弊

楊文貞以吏部循資陞授不足以得人。乃令在京三品以上保舉至李文達天順日録則深言保舉之弊不若歸其權於吏部至霍文敏奏議則又言權歸吏

部之弊而欲五品以上京堂缺皆會推。衆言矛盾二
弊交攻將何適而可愚以為不若遂行周官推賢讓
能之法豫令百官推讓奏薦一官缺吏部擇所讓最
多者奏授之不俟臨缺輕信一人之舉而遽授焉權
授由吏部而所以擢授者吏部不與焉如此庶幾虞
廷濟濟相讓之美而免二者之弊矣
黃孔昭為文選郎中謂人矯激沽名以閉門謝客為
高則天下人才何由知之故每退客至輒延見詢訪

有所得必書于册。往往量其才。隨其地。參之輿論。薦于天官卿。務使用之各當其才。雖小官卑職亦不敢忽。或因勢家干請。欲私用其人。輒力言其不可。

王鴻儒為吏部左侍郎。以甄拔人物為己任。好崇實行。不釆虛名。嘗曰濟天下事推誠實者能之趨名者亦趨利。無益也。

淩氏翰曰。今朝廷之上。冢宰之司。進一人。則人利與議曰。是出於某也。某某之所欲也。退一人。又相與議曰。

是出於某也某之所惡也。巡撫薦剡之奏至。則人相與議曰，某某其門生故吏也某某其鄉曲朋黨也。其所糾覈不稱職者，某不能依阿取容也。某不能附勢求關節也。雖未必盡然要亦有近似焉者。是故考績之轍未上京師。而請託之私。已先至記室。巡撫之奏。未入疆域。而吹噓之語。則已洋洋盈耳。何望其有薦賢之公哉。

夫超遷之法。與久任之法。相為流通補助。若非超遷。則久任不可得而行。何也。蓋循資而遷。躐級而擢。則自知縣至尚書。階級繁多。其勢不得不速遷。而況銓衡者。又務為尋資速遷。以弭謗怨乎。此久任所以不能行也。考之天順以前。任之賢者。或先超遷而後使之久任。或先久任而後超遷以補之。如周忱由長史徑升侍郎。于謙由御史徑升侍郎。王翱由御史徑升都御史。所謂先超遷而後使之久任也。如陸瑜由布

政徑升尚書。何文淵由知府徑升侍郎。陳璉由知州徑升知府。知府徑升按察司。又徑升通政司。所謂先久任而後加以超遷也。

國初守令久任。而民往往受其福。昔孝文時居官者長子孫。至以官為氏。其二千石亦安官樂職。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自古國家盛時氣象。大率然也。丘文莊公曰。我 朝自 聖祖稽古定制。始脩有虞之典。九年為滿。中有善政著聞者。增秩加官。仍其舊任。

是以官安其職民安其生。仕者無奔走道路之勞。居者無送舊迎新之費百年以來、率循是道近自選法淹滯以來、乃行一切苟且之政、數有變更甚非祖宗立法之意矣

前輩不重內輕外

劉大夏為職方郎中滿三載朝中諸老皆欲以太僕卿處之。公知其故。私語所知曰。郎中轉京堂固人所欲但吾做秀才時見府縣多事不得其平。輙曰使我

做時某事當如何行某事當如何罷今去登朝不得一親民官非素志也況郎中一出非知府則參議何為不可但恐人負官耳

天下之人見守令之薄於自奉勤於恤民則其相知者哂之曰是居官任真之過也不相知者詆之曰是非今是古執固不通者也上之人見知者曰是學為循吏而未能者也見不知者曰是猶一秀才也何乃慢上如此乎

韓持國使椽為亭亭成而置蓮其前韓甚喜。程子曰斯可惡也使之為亭而更為此以悅公非端人也賢者持心如鑑其明如此今日監司悅人奉承者不可勝言者矣

夫令乃子民之官所係甚重故魯論一書吾夫子於他職未遑獨丁寧於為宰為令者之戒今人以讀書取科第為一節事既得第及做官又是一節事簿書催科之外惟設法剥民賄賂權要徼譽干遷而已安

有持爱民之心者哉
霍公曰今之進士上者期給事次者期御史又次者期主事得之則欣然不勝其大視同年亦漠如也其視州官縣令若鴛鸞之視腐鼠惟恐汚其喙矣一或失之則魂耗魄喪對妻子蕭然其失色矣至有垢面婢膝昏夜乞哀以求免者獘也極矣
西漢重守守得以自辟令令之賢視守故其名鮮傳而卓茂者其選也東漢而下民安政理未有不繇於

令者。故漢有董宣王喬魯恭之政。而後能臻建武初平之治。唐有劉仕軌裴行儉元德秀之績。而後能成貞觀開元之風。至於有宋慶曆熙豐之盛。未必不自寇巴東張崇陽周南昌諸賢之所致也。惟其係之也重。故其用之也不輕。或超遷二千石而至列侯。或起爲臺省而至相国。古之爲令亦榮矣。 国家舊以他途授令。 憲宗皇帝始重親民之任。而以進士第三甲者爲之。然世襲重内輕外之說。職州縣者。有徒勞

之歎了公事者起癡兒之嘲又非薦舉不能自拔是以少有過失監司威臨德色顛倒桎梏無所不至任是職者情多不堪

守佐令佐

丘文莊公曰守有守佐令有令佐佐之賢否視守令使令之守令不能正身以率僚屬僚屬有不職者不能諄切化導徒睛登計簿而上之監司不惟無以一邑之治而同寅協恭之風泯然矣今之守令果存

心愛民。當自正身以率僚屬始。僚屬正則六曹莫敢不正。六曹正而民猶有不安者否矣

歷朝重學官之選

仁廟時漢中府訓導鄭畨進端本十六策。上嘉納之擢畨爲兵科給事中。按我祖宗朝最重學官一途凡遇輔導東宮。必選焉。凡纂脩書籍會試較文。必叅用焉。凡經保薦與九載考優者。必授以翰林春坊六科淸要之選。焉監察部曹而下不論也。觀永樂中所

遴選以輔導　宣廟者自儀智而下張瑛戴綸輩無非發身學官之人未嘗專用進士也故楊文貞之薦儀智謂其起家學官道理明執守正廷臣未見其比可見當時以起家學官為重也故當時為學官者皆振奮興起自重自脩出為世用彬彬多得人之譽以厲世磨鈍有此耳也近則視學官日輕以起家學官為不屑近日被薦考稱者雖部曹之授亦靳焉而況於他乎如是而望士風之正乎

吏胥有名流

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言周祄化行俗美。賢才衆多。雖兎罝之野人。而其才猶可為干城之用也。在我祖宗朝。則多賢胥。與周匹休焉。松江守進賢黃子威作郡擅政譽。與蘇州况鍾齊名。南昌萬琪。與徐睎皆累官至尚書。有傅衡洪秉龍士安三人。皆以吏員為御史。餘為部曹者。不可殫數。所以然者。由當時有保薦之科。以為振作鼓舞之術。故雖胥吏之徒。而皆爭

自濯磨為君子為名臣也成化而後保薦之途廢而資格之法拘雖舉人無九卿之望雖歲貢絕部曹之陞而况吏員乎語曰教化行雖小人可使為君子教化廢雖中才或墜為小人愚於是乎有感

冗官考

光武监前代冗官之弊裁省天下四百州縣官止七千五百餘員額數極少者也唐制文武官一萬八千八百餘員額數適中者也宋制文武官二萬四千餘

員額數極多者也我　朝自成化五年武職已逾八萬矣合文職計之蓋已逾十萬矣是職員極冗未有甚於此時者也

霍文敏公曰天下冗官寺部綱丞帶俸添註郎中主事增官百倍又競求外差為家鄉便利之圖督速錢穀增郡縣奉承之苦是何益乎藩臬則添設管糧參議海道副使兵備僉事屯田僉事一事添設一官則原額正員何為者乎郡縣佐貳或添註四員三員凡

此冗員。俱老耄監生。艱難省祭。或納粟入監。希圖厚獲者故於未選則揭債以往受任則携妾以行舉十數口以仰食一官責望一官以富厚一世則政何由不弊民何由不窮是將添官以任事实因官以生事也識治體者。其深長思之

官敝

霍文敏公曰。今日之官可謂具脩矣。乃政愈不脩何也闒茸老弱徒取充位之數也官增事冗人循已私

之弊也。虛文陋習。大壞士風之弊也。何以言之。今之
選任由貢途者四十外而後貢。五十外而後仕由雜
流者四十歷仕五十授官由輸粟者破數百之貲以
圖千百倍之利由舉途者雖多廉耻勁直剛毅之士
然精力耗於晚年志節奪於家累亦不能免也故夫
由數途以出者多自計曰由今以出尚可幾年。人之
計之亦曰由今以出尚可幾年人無遠望先懷近憂
未入官門先營家計事萬民冤者如聾如啞隸役得

肆豺虎之威吏胥得彊攙穽之術小民蒙害不可言也故曰闒茸充位之弊也天下之勢以數官而治一民以一民而聽數官之令民之有訟縣判曰某曲也府翻焉司判曰某曲也院翻焉官自為政人逞已私小民耳目為之眩或吏胥案牘由是混淆是原額正員不秉公心弊且至此況額外添註徒為身利者乎故曰官冗循私之弊也府州守佐見御史兩司曲躬跪伏兩司見御史一屏息罄折御史俱偃然安之晨

起倉皇走候御史。幾及半年。乃敢退歸。其有巡盐御史復詣巡盐之門其有清軍御史。復詣清軍之門其有巡撫都御史。復詣巡撫之門守令沿河當路復勤過客之迎送首垂氣奪於奔走之時志亂晨昏於退歸之後復有精力以及民事乎故耳目寄於吏胥權威移於皂卒。官政愈乖。民害愈甚故曰虛文陋習。大壞士風之弊也

懲汚

霍文敏公曰　太祖定大明律。有祿人受枉法贓八十貫絞。嚴為之禁。欲人難犯也。文官以其厲已。遂托欽定事例。改從輕犯。而許之贖。故得贓愈多。贖罪愈易。是教天下以貪。非　聖製也。今之撫按。有以正法治贓吏。人悉詆之曰苛刻。有棄正法。容贓吏。人悉目之曰忠厚。人情誰不樂忠厚之譽。畏苛刻之誚也。贓官以法輕易犯也。遂肆無忌憚。職催科。則借法肆貪。賦入朝廷不一二。利歸私家嘗八九矣。職巡捕則指

良為賊逼取贓利或縱賊逃去取其賄不可有囚贓而酷非法用刑剥民肌骨致之死者矣有良民畏法太先交扼咽喉入賊救命者矣賊官罪狀難盡明言田野細民怨痛之氣下徹泉壤矣

又曰我朝贓吏之罰太輕凡貪污者不過解官而止故贓吏無所懲辱又撫按兩司遇郡邑小官惟較敬禮踪容不問操守廉污奸人巧於事上刻於剥下事上愈巧虛譽愈隆雖奸贓滔天且得旌舉惟田野細

民賴啞喏號而已

公論

劉大夏之爲人也。明識治体如賈太傅。通達國事如陸敬輿。質直不阿如汲長孺。廉潔不私如包希仁。忠誠懇切如司馬君實。楊廉論章德懋曰。儒有人黃未干霄邁如莊定山。公則欽華就實。獨立共間風節如羅一峯習靜如陳白沙。公則既博復約自成一家。至於收四海無瑕之譽膺五福無疆之休此則同時諸

者有或之先者也嗚呼在漢季都不可無賓之叔
度在宋鶩湖不立異論之伯恭今求其人容非公乎
吏部請韓文之謚曰愚同窻子而竟于其身老似武
公而不弛于學
邵二泉曰竊嘗論名臣於正統景泰間而忠心欵君
臣之大義章恭愍明國家之大紀于肅愍建國家之
大功皆所謂願為執鞭而不可得者
馬少師曰我朝賢佐商公第一文貞文達莫或先也

議者謂馬少師忠鯁如汲長孺勳名如郭汾陽揭業則比韓魏公范希文殆非過論也又曰讀西征石城記見公扶皇威除害戡亂之武讀撫按東夷記見公敭皇仁篤夏綏夷之文讀興復哈密記見公闡皇圖大一統之規模

秦紘爲都御史風采益峻劾去御史姜紘輩一時臺綱肅然人謂有顧佐之風居官四十餘年至大司徒所居僅蔽風雨妻孥菜羹麥飯不改其舊

武名臣

近見叙名臣者。多不及武臣。如總兵馬永梁震王効桂勇。山西戰將張世忠。安慶守將崔文楊銳漕運顧仕隆。錦衣王佐。豈可多得。即內臣如王岳徐智范亨懷恩覃昌。鎮守陝西晏宏。河南吕憲皆忠良廉靖縉紳所不及也

文臣謚始

丘文莊公言我朝文臣有謚。始於姚恭靖公。胡文穆

公恐恭靖未可謂為文臣謂之武臣可也文臣賜謚寔始於王文節公文節於建文元年四月贈翰林學士賜謚。永樂中改謚忠文

正統末群盜

正統末雲南木麓川賊酋叛遣兵數十萬討之東南騷動。于時浙江葉宗留。福建鄧茂七。廣東黃蕭養相扇而起各擁衆數十萬僭號攻城殺掠吏民湖貴苗獠。兩廣猺獞亦叛。分遣文武大臣為鎮守總督提督

叅贊協贊軍務。巡撫巡視。總兵副總兵叅將分守協
心守禦。每省多至數十人。少亦不下十數人。所在聚
兵各數十萬。浙江侍郎孫原貞。副都御史軒輗。福建
尚書金濂。侍郎薛希璉。兩廣侍郎揭稽李棠。都御史
楊信民。貴州侍郎侯璡寺丞　湖廣都御史王來李
實。四川都御史李匡。侍郎羅綺

大臣不敢用揭帖

孝皇召見劉忠宣公。諭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商量。

又以非卿部內事而止。今後有當行當罷者。卿可寫揭帖密封進來。對曰。不敢 上曰。何曰。先朝李孜省可爲鑑戒 上曰。卿與我論國事。豈孜省營私害物者比。曰。臣下以揭帖顯行。是亦前代斜封墨勅之弊。陛下宜遠法帝王。近法祖宗。事有可否。外付之府部。內咨之內閣可也。如有揭帖日久。上下俱有弊。且非後世法。臣不敢效順 上稱善久之

世祿鮮永當由禮奉法

嘉靖己丑夏勲臣六十五人。公六人。侯二十二人。伯三十七人。開國者三人而已。南京魏公、滇南黔公暨武定侯也。餘皆靖難征虜平蠻捕倭討賊擒叛之功。而外戚恩澤封者。乃十有六人。文臣封爵如李善長韓國公。汪廣洋忠勤伯。劉伯温誠意伯。茹瑺忠誠伯。徐有貞武功伯。楊善興濟伯。王越威寧伯。王守仁新建伯。或没世而革。或再傳而罷。甚者戮及其身。惟王驥以麓川功。子孫尚襲靖遠伯。劉瑜迯得嗣誠意伯

善守必知要害

國初偽漢陳友諒為勍敵。偽吳張士誠次之。吳能西擾建業。我則不敢越鄱陽而取武昌矣。是時以長興侯耿炳文守長興。江陰侯吳良守江陰。長興守。則陸騎不能出徽歙。所以斷平江之掌股。江陰守。則舟師不敢窺通泰。所以扼平江之襟喉。吳不我擾而陳氏滅。張氏繼之矣。

左使之報

小說云永樂二十二年雷震　奉天殿下詔求言主事蕭儀首言徙都北平非便　長陵震怒加以極刑時科道亦多云　朝廷不宜輕去金陵以此致變因劾與議諸大臣　上命言官與大臣俱跪午門前對辯都御史陳瑛言言官白面書生不知大計宜加重罪　旨令侍臣詰問再三得夏忠靖公解之遂令各回衙門辨事否則又有蕭儀之禍矣陳瑛已於永樂九年有罪下獄死

鐵券恩例

開國功臣封公侯世襲者券云。謀逆不宥。其餘若犯死罪。爾免二死。子免一死。若封公侯而子孫世襲指揮使者。則云其餘死罪免二次。

一統全盛之勢

唐虞時天下分九州。又析為十二州。夏九州州分為五服。商謂九有。周九州六服。秦三十六郡。西漢十三部。西漢之衰也。縣邑道侯國一千五百八十七。東漢則

一千一百八十矣。晉十五道。唐十道。宋三十三路。元十一省二十三道。 我朝洪武初都建康鳳陽為中都。分天下為十三布政司。永樂中以北平為北京。建康遂為南京。又平安南為交趾布政司。割川湖廣南地為貴州布政司。宣德中棄交趾。今兩直隸十三布政司。統府一百五十二。州二百四十。縣一千一百三十四。百九十三衛。二千五百五十四所。宣尉司十二。宣撫司十一。招討安撫司十九長官司一百七十七。

朝鮮安南來朝者五十六國。速温河等地面五十八。
奴兒干烏思藏等都司所領衛所二百三十八

吳與弼

撫州吳與弼天順中石亨薦之　命行人賫勅書束帛造其廬以伊傳禮聘之。與弼拜使。即言朝廷厚意當赴闕謝恩。但本意不受官職。就辭幣。比至。授左諭德。引見　文華殿。　上問曰。久聞高義特聘爾來如何不受官職。對曰。微臣草茅賤士少嬰疾病。不能出

仕。今年六十有八。衰朽實不堪供職　上曰。宮僚亦從容優閑。不必辭。對曰。朝廷之職。臺諫之次。宮僚為重。　上曰。宮僚亦衆。不專勞先生。不允所辭。終不敢應。於是賞文幣四表裏羊酒柴米。遣太監牛玉送至館。　上顧李賢曰。此老非迂濶者。務令受職。與弼終不就。三辭後稱病。　上謂賢曰。與弼既來。如何不受職。若受職。亦不相拘。聽其日在。候秋凉欲歸。亦不固留。以俸祿養其終身。不亦可乎。復命賢諭意。亦不受。

留京兩月。具本再辭。 上曰。既以行人聘來。還以行人送歸。再與 勅書。令有司月供食米。以贍終身。與弼感激無以報稱。條陳十事上之。復上表謝恩而去

陳獻章

新會舉人陳獻章。屢試禮部不第。成化五年遂還山養母。十五年彭惠安公為廣東左轄。朱中丞英總兩廣軍事。交薦 旨下吏部。移文藩司。趣令赴京。以舊疾未平。母年加老。辭不赴。郡縣促駕不得已十九年

三月造朝。五月吏部奉　旨憑部裏還考試了。量受
職事來說。時獻章方病。七月赴考。俄疾作。復歸寓。八
月上疏言母老病。求歸甚切。九月　上旨陳獻章既
巡撫等官薦他學行老成可用。今懇切求歸養母。吏
部還查聽選監生願告回家的例來說。吏部復請。
上旨陳獻章既係巡撫等官薦他。今自陳有疾。乞回
終養。與做翰林院檢討去。親終疾愈。仍來供職。獻章
上疏謝去。

榜購

正統十四年虜至京城榜購能擒斬也先者賞萬金封國公景泰元年購殺也先者賞銀五萬兩金萬兩封公官太師殺伯顏帖木兒喜寧等賞銀二萬兩金千兩封侯。

詔祿全數

正德年間親王三十位郡王二百十五位將軍中尉二千七百位文官二萬四百武官十萬衛所七百七

十二旗軍八十九萬六千。廩膳生員三萬五千八百。吏五萬五千。其祿俸糧約數千萬。天下夏秋稅糧大約二千六百六十八萬四千石。出多入少。故王府久缺祿米。衛所缺月糧。各邊缺軍餉。各省缺俸廩。今宗室王二等。將軍三等。中尉三等。主君五等。及疏庶人罪庶人。凡五萬餘。文武官益冗。兵益竄名投占。徒煩抽補召募。名數日增。而實用日減。加以冗費無經。財安得不盡。民安得不窮哉。

貴守法以完節

正德中。吏部三尚書。張綵坐瑾黨死。陸完坐宸濠黨。王晉溪坐奸黨亂政。皆論死。減謫戍。石文隱公代晉溪。有匿名書帖吏部門云。莫做莫做莫賀莫賀。十五千間一連三箇。

防江防湖防海

時江防道馮仁軒公駐岳州俘獲湖寇近百復馳手書曰一面即別心神未慰煩悶下摋冗攄經綸江洋一二策即日封付見門下造福地方也至據并本道仪門一聯比復門聯云控七澤而扼三巴澄清江表志先憂以國後

樂尚友希文因范希文守岳陽故用記語
策畧附後

竊聞楊子江。自隆慶以前多失事。為其不禁夜船不立哨船信地。即立信地。不嚴防哨兵。更為盜賊故也。萬曆以來。自湖廣江西南京。沿江皆禁夜船。皆立信地。皆約束哨兵。故江中失事甚少。止洞庭湖波浩蕩而當事者。從無名公之銳意弭盜。韜畧精熟。今幸臺下鎮岳上下數千里。節制嚴肅。指授吏卒。尾賊偵賊秉機勦殺。妙筭萬全。故近日一遇大賊即建奇功。盖

楚中百年所僅見者。今上下商舶歡聲感頌。洋洋江
漢之間。正拭目快覩之日。乃更求善後之策。雖聾人
不敢强聽。亦願陳一言。乞勿拘岳州軍衛。如九永辰
常荆岳等處指揮千百户。精選十數員。專意湖中。以
波岸分信地。即孫子之上駟也。其沿江信地。凡指揮
千百户可以約束。即所謂中駟也。移文馬都司。問防
海八喇虎船之製。每船約八槳。上下如飛。舟不甚大
海波浩渺。各有信地。有交會之信地。有各守之信地

信地失事。或罪交會。或罪各守。信地有功。或賞交會或賞各守。平日又各給以網。以漁為利。而恤其私。嘗舉兵自為盜以戒諭之。則湖中必寧。如江防之不踈矣。且海防有圖。圖先積筭海道。沿海有司各奉海道繪刊為屏。因其所圖之海道。方可分其信地。信地既分。逐日傳箭。以驗兵船之遊探。若不傳箭。何以稽其勤惰。又淅中有信地以防汛。有府巡捕以廉兵。但有兵害商船居民。即許府巡捕擒其信地。而申坐軍職。

則大牙相制矣。其器械以鳥銃火磚弓箭為主。須時
時演習。無不得志。伏候裁奪。

喻治

夫魄者體之靈。有表魄。耳目口鼻手足諸靈也。有裏
魄。臟腑脉節及聲諸靈也。諸魄藏於膽。而魂藏於心。
故心膽相照。君相合德也。然魂止能役表魄。其裏魄
止能役聲。而臟腑脉節之魄。不聽役於魂。君至尊。無
所不統。而窮岩幽谷。則亦不能一一而理之。故有庶

職而分以六卿總以三公亦即膽藏魄之意故乾以
君之相道得而萬國理

聖后

孝慈　仁宗二皇后開基育聖功邁莘塗德超任姒
列后濟美宜家之教戩於坤裳逮下之恩深於樛
木二百年餘未嘗有臨朝干政者正統中天下休息
孝誠之功正德末國統中絶非　孝康為之內主
禍未可知也然當是時四楊在內閣可謂勤勞王家

者矣

文謚公用

翰林始得謚文。餘不得與。不知出何令典。鄭文安儀文簡吳楊二文恪。魏文靖巢王邵三文莊。何文肅王文毅皆非翰林。彭從吾易名惠安。林見素有改謚之請未見施行。然亦有官至內閣。不得謚文者。馬許二襄敏王毅愍陳莊靖是也

策海二十二卷終

書林徐泰宇新梓

附録

太師大學士存齋徐公書喜禱雨有應

奉違忽隔歲。衰病凌擾。至今年春夏之間。勢尤危迫。淹延數月。飲食尚未復常。故於興居久缺脩問。非能忘向往也。傳聞公重念陸北川往時南贑之勞。仗義出奇。脱諸水火。及遘歲旱。惻然憂憫。爲之徒步叩禱。連日夜不以爲勞。夫自三代而下。聖學衰微。仁義之難兼久矣。今公於救陸。何義之決。乃於憂旱。何仁之

深哉有人如此使當　國家之急值時之灾其勵節以立勳弘慈以紓患犯難不避歷艱危而不辭可必也僕内顧諸子外對友朋輙相與歎服公心口循環而不置極欲躬詣面布此懷孱軀伶仃行不成步謹西望茗水稽首而頌焉筆弱詞拙不能罄所欲言更惟垂照涔甚幸甚

大學士潯陽董公

邇來亢旱聞我公青服草履徒行道拜其焦勞極矣

自生歸田頗遇潦未嘗見為民之切有如是者也
即此至念此當仰格 上天早暮必禱甘霖以慰百
姓之望矣份忝境内之士當率先耆老隨邦君之後
共事禱祈而衰病侵尋不任奔走然感賢大夫之誠
意憫下民之遘罹亦真有不能安居者謹為具此畧
見鄙悰今歲溽暑異常頗難調攝恐尊念旣切過于
忘勞萬一有酷熱之傷或不自覺幸時加珍重萬萬
盖我公以父母斯民之職為之憂惶則民以愛戴父

母之心為之隱慮固皆真情所發而非俗套所云也
份黍居部治列在庶民此亦有情之不能已者乎草
率裁候容俟為喜雨之作以繼雲漢之章不一一

太子太保印川潘公

祝融扇虐雨澤愆期臺下俯念民艱籲天懇禱縞衣
徒步諸苦備嘗一誠上格闔郡沾濡即古商英之霖
真卿之雨不是過矣萬姓歡呼聲徹里巷生病暑山
中不覺躍起即擬隨諸父老之後額謝台指知公祖

不新學不腐則小子不根之竊而妄意以絕煙火矣
用不新則老生禿筆之運而甘心事闒葺矣今不分
門別類以究天人古今治道之要而徒駢麗浮薄之
是尚自用者謂之自賊教人者謂之賊人故夫是集
之為全書而家戶當有一帙也順齋不親是書已十
餘年今惟以書画自娯其書法宗米芾画意學李唐
冲然自得縉紳士林翕然慕之大都順齋澹於世味
必行己志故其坐事于吳山色不慍臺省交章雪抑

而復其官色不喜今築室讀書引水種花戲墨歌答
親友註書以傳子孫飄如也余終始為其所友爱序
其後簡以告同志

古歙畢翹跋

文學之士求慱古者易求通今者難求慱古通今尚浮麗而無裨世務者易求大雅平正有裨實用者難求尚辭藻嘲笑時事者易求通典章精理道者難讀策海全書自天文聖製六曹歷代君鑑人物考批摘左胡國語戰國策諸卷固見先生慱古通今之實學矣然選文選一卷摘綺麗之近雅而以毛詩序為歸極拳拳指示靡雅之岐尤為救時最切而性理古今

人物治道採附各題如太極通書西銘正蒙定性經
世等書蓋軫磨蟻等問尤士林一字不敢忽及
昭代治道除附各卷各題外又諄諄舉時事要切近
百件於末卷先生之淵襟可謂叩之不竭矣即龍門
之家而有此書可以通古今正後人誰敢言貧彼徒
炫藻麗祟怪誕以壞子弟學術可少正矣

後序

璜溪傅夢羽

吾友順齋自幼嗜學六經左國先秦兩漢晉魏唐宋百家之言靡不通貫甫弱冠以内科制業空疎為耻常歷三載而治内科又歷四載而治制業且誦且輯手不停披遠如周官通典諸書近如治安要議吾學編諸書靡不考摘即與鄉人言有一字一句之可裨時務必詳詢而手録之其虛已而取人類如此自做

秀才舉進士服官政嗜學如一日其文以大雅經世爲主不事雕琢最厭怪誕一出於正故其司理吳興直道自將薦剡交騰聲望最著兩浙三吳之士請其內科制策諸書梓而讀各縱横馳騖於天衢即一明道會若五六十人而登上第者且踰四十人許矣及以平反忤當事被遠數年棲于吳山而越之時髦從遊益衆復益增其所未備命之曰策海全書嘗見近時事舉子業者莫不膾炙文選順齋曰文選之膾炙

於士林者駢麗也而其下大雅經世一等者亦駢麗
也如文選中毛詩之序其風雅之正而純粹以精者
乎王命六代等論燕然山銘諸篇其真足以鳴國家
之盛而煥金玉之光乎其餘古詩古賦稍於制策不
切而連珠以下若策文碑傳書記誌頌體不必一文
不必全凡其大雅之韻典要之風悉剪而注之以便
士林之考始之以王命終之以毛詩序要不出乎大
雅經世而已其中之所並畜不遺者即駢麗炫目而

不能出其指歸焉余又詰之曰子嘗摘老莊列子三口義胡不同惠士林曰時制所禁用也文選時所不禁而士子若深趨之則恐以靡雅爲一堂當有浮薄之弊故選其選而以毛詩序終焉亦作非非國語之意也余嘗流觀吳門所梓順齋策海二十卷其六曹時務有淂諸廟廊之議者有錄其科目之英者有補以已見者歸于經世而已辭不必奇字不必麗渾然

盛世之文嘗聞之先輩曰學不可以不腐用不可以

積勞之餘，或當少憇，未敢瀆㥦，謹此代布懇悃，感慰之情，非言所悉，惟臺下鑒之。勞冗中幸勿裁答。

主事一菴唐公　樞義讓記救官觧

象山之學倡于金谿之青田，致嚴於義利之辨。義所可為即為之，不以其有利於我而為之也；義所不可為即不為之，不以其不利於我而不為之也。嗟嗟，此學不明，即歷仕之久，且嘗規利之有無以為行止，況筮仕通籍之初，而急急於義之不可委，即自肩以蘇

官民之滯與吾湖歲苦白糧之運乃隆慶龍飛黃河
水决吾湖劇別駕并諸縣尉率諸解户部白糧者半
遭飄流失額地曹覊官解者四年矣即貸于都之積
者又苦重息又有營保折貨之例十無五六貲焉而
吾湖之官解衣於斯食於斯累而死者殮於斯其償
地曹之額數者復幾何哉坐是不復得貸即貸亦不
復與官解惟栖栖待斃日以羸膚赴地曹湔膏血而
已公初第有吾湖司理之命甫三日官解泣訴于公

然以公理刑名不問錢穀况未抵任亦無望其能拯之也公即穀然與諸同榜官吾湖者約各為借貸以償部額援若輩困也已而未有應者公即以一人任之喚吾湖商于都下者得五六人焉諭之曰別駕汝等祖父母也縣尉汝等父母也糧觧汝等兄弟也部白糧來都下遭河決而飄流羈留于此者四年死者不一二是以汝等一郡事累官累觧若此柰何不思以拯之其聽勸借各以貲二百金共千二百金貸官

解補部領所貸之息。依律三分。俟我赴任徵償。商曰諾。次日各出貲如所勸數。公驗給官鮮。補部領劉別駕暨諸縣尉得復官還任。諸解户得寧家。乃辛未九月也。公十月由都下抵家。明年二月抵任。初入吾湖境。則諸解户伏謁車左。泣謝曰。其等得見父母妻子矣。時有爲各商危者。貸貲易償。貲難償息尤難。郡守東岩粟公感公之極。是役乃行帶徵之令。匝月而所貸之本息足。公下車。名解領帶徵以交於公。公驗給京

商乃各商曰。公祖未抵吾湖。未享吾湖子弟一俸一薪之奉。乃救數年之苦累。其等何獨無良心乎。今願領本不領息。公曰。若等離鄉土以走燕京。此何為也乃舍息不取。則我何以示信。命之受再三。商人辭之亦再三。公不能强。乃置義讓六匾以奬六商。吾湖之父老子弟曰。公受命而吾湖之積滯甦。公下車而吾湖之義讓起。是官司嚴刑不能使之理。而不動聲色。名動其好義之良心若此。豈非公以喻義之學動於

受命之日而下之好義隨之乎此公之第一政也公之次第所施皆義也不暇悉書予惟紀此一事見公之喻義必有聞於青田之學者

總督侍郎敬所王公論監兑

自弟之登天路也固喜不自勝謝友傳來翰尤知注念未替二十年知已婉然如對顔色何其幸也西浙兑計知極煩指揮亦欲附一言道意而未有便來教再辱益增耿耿矣兑運條教甚有關繫幸卒圖之其

禁戢軍士。附原題覽之。鄙人固久知之。特未有發覺者。發則當重懲之矣。來條已抄示各總行之。惟欲以浙船兑浙糧。中以輕齎有礙。前刻本已詳。并附上也

草草不盡欲言

按吳興野記。天下漕艘領兑江西湖廣。監以部使惟浙江蘇松之兑。隆慶前監以鹽院。轉委節推代之。然江西一水次。湖廣亦一水次。故部使之約束也易。惟各省漕艘領浙兑者。杭嘉湖各有水次。自

一府言之。又各縣各有水次。相隔遠者數百里。近者百餘里。旗軍糧長。動盈數萬。每年爭鬬。殺傷有司。即糧道。都閫。所不能禁者。湖州節推順齋張侯監浙兑數年。寂無一譁。軍民並德之。蓋講兑較斛。起爭一也。則定數加贈。親為較斛。而禁講兑禁私較馬。話會折乾。起爭二也。則以民米數與軍船數。公撥號票。而禁話會。禁折乾。馬悍軍故不領米。悍民故不付米。起爭三也。則選差押兑。限日完報。而

悍軍悍民無敢延緩馬軍養病馬藏械樂鬭起爭四也則一軍在倉紀數三軍領夫三班四軍之外不許入倉一民守倉一民取米兩民運斛四民之外不許入倉馬夫担不齊行立無序三班共集起爭五也則官為集夫每倉三班一班入倉一班到舟一班領米魚貫而行魚貫而止而亂次鈌數則辟班首馬軍官兌完發炮離次厚索方出通關起爭六也則每旗軍一船領正耗米五百石刻一實

收運官親押兌完即付押兌差人陸續繳報未有付實收而留通關者也踢斛淋尖起爭七也則院議恤軍十斛七平三尖而今為息爭每尖折米三升禁踢斛馬正耗折尖隨糧多少軍民愚鈍數未易知起爭七也則官選筭手隨數筭明交兌馬平本憂斛低昂相持起爭八也則官用公正老人執平木而無低昂馬豪民影射官戶米襍糠粃插壓運軍起爭九也則重懲官戶豪民以服軍心馬豪

軍逗遛不赴水次運官故意不催起爭十也則重懲豪軍并坐運官以服民心焉凡此皆事爲之制如蓄群蜂有道群蠣不得肆至今吾西浙及蘇松仍用會票實收感張侯之利不衰但南京龍虎龍江水軍左右等衛領浙兌每過期不至故張侯申請欲以浙船領浙兌而總督王公答書以浙船領浙糧中以輕齎有碍其餘監兌事宜俱抄示各總遵行總督公必自有見張侯之有裨漕政豈小哉

侍郎見臺曾公

往在京邸時沈鏡宇尚寶極道門下執法奉公潔已愛民但巨室容有不悦者尚寶素不輕許人僕以是益信公之平生無何僕有貴陽之命旋因病來歸已而聞公亦復有意外之遭為之悵悵僕即山居無能為相知效力然昕夕在念也比日事體如何聞尚淹杭城又何故耶偶便附訊動履餘且不既惟道照聿甚

侍郎允嵎蕭公

執事守法任怨生雖知之然尚不若諸明公之知之也乃今僅踰年而知之者遽轉而攻之此其故可勝言哉其根芽所萌中外已翕翕傳矣橫受屈誣生雖痛之然亦不若譚劉諸鄉袞沈潘諸賢達之痛之也近陸五台李臨川諸公至皆共寬之計當道亦已悉之矣屢接來翰不忿不激可占所養士君子處困遇險志氣當自激昂而不可傷於激自反當嚴密而不

可過於委靡天理　王法果自昭著當不使左右終
泯淪也勉旃自愛不多瀆

南吏部郎中觀頤沈公

數年道義之愛何啻骨肉手足猝聞意外之遭令人
肉顫不已夫以臺下之任事任怨無論士民口碑即
天地神祇寧有不相亮者而一旦至此尚謂行路不
難耶竊附知愛而且於伏枕時聞之固宜其忡忡爾
矣雖然平地波濤往往有之不省昔在東土上下頗

亦相安。比及三年。部臺亦咸屬意。乃忽有一二士夫不相能者。驀騰飛語於銓曹。時安陽公方涖部事。絕不聽信。行取數中。置不肖於第二。而掌院笪江潘老先生。受言於科中一鄉先生。竟爾見遺。然郭則平生未識面。而潘則平日所謂相知者也。彼時僕方鋭意功名。遇人即喋喋稱訴不已。有一上司先生耳教之曰。青年壯志。何官不可做。一不行取。便悻悻乃爾耶。且人惟急於自明。則從而疑之者益深。何如姑自順

受以待公論之定僕聞斯言不覺愯然蓋抵今追思以為終身益我者莫此公若也今臺下雖致意外尚未知其中云何姑静以俟之事之利鈍幾之得失正未可知倘其不根之加太過汙點則朝野之論自有定衡必不使皎皎者蒙不韙而去若本非其心所欲相加徒以人言詆激而成則公道不昧又必不為盡詞以煎逼也況尊人在養宜有以康之曹王皋被譴而以遷入賀古人所存自有深意願臺下弗以受屈

之深。而遂鬱抑不堪。以貽二老憂也。僕平生極愚。而直。今之奉告。初非為枝詞以相遊說。蓋實見得道理當然。故不覺叨叨耳。與臺下書。既不敢不親書。而病中又不能書。潦草陳瀆。聊表此心

侍郎心泉何公

往在銓司時。共司馬譚公及蕭兊嵎。計兩浙吏治人物。僉以門下為第一。但相與感嘆世路每傾人。又以臺下質本真金。火候愈攻。而精彩彌著。僕之注仰。蓋

不啻瑞鳳祥麟然矣。云云訊興居

天眼冊

按吳興野記。浙中以催科為俗吏。謾不加意。故清里冊止見田地山蕩人丁。而不見銀米派數。徵冊止見銀米派數。而不見田地山蕩人丁。又未見一縣總數。又未見司派歲則。及優免實徵之數。且冊不在房科。而掌收區總之家。湖州司理張侯因視邑篆。間取徵冊一户銀米。合清理冊本户田地山蕩人丁。大户則

糧多而銀米少。小户則糧少而銀米多。有全甲不見者。故積欠甚多。槩望恩赦。遠年比追。又稱不便。乃立天眼冊。如一邑之中。先載邑總田地山蕩人丁若干。次載司派歲則銀米若干。又次載除優免丁糧實徵若干。又次載實徵田地山蕩每畝每丁銀米若干。則邑分為區。使區合邑總。區分為都。使都合區總。都分為啚。使啚合都總。啚分為甲。使甲合啚總。甲分為户。使户合甲總。户給一票其家田地山蕩人丁若干。銀

米若干。有司據冊徵比小民據冊輸納大户不敢隱。
小民不多派。又浙中夙弊年年推收張司理比照江
西定十年推收之例。又浙中投櫃拆封有司畧不加
意甚有收頭揣知上意并交羨餘若干度其有餘則
抽封以俟并出或投空封張司理定為制收者不拆
拆者不收乃將本櫃號簿計銀數百封先串以號封
簿數目名姓相同序布于几乃用一線貫之悉兑之
則勞不驗之則有多收侵漁之弊間為抽兑昂之則

罪多收低之則坐侵欠以平為止焉又各邑收銀各區混簿則官難稽查未完必每區一簿該里銀若干本限完銀若干官為親註則一見朗然即更官而已未完數不爽也錢糧清則　朝廷元氣自固小民不受多派多收大户不逞欺隱拖欠於一時而貽事露之害則民之元氣亦固有司一不留心而其禍可勝言哉張司理嘗曰有司公編里長則大户總催小民輸納無蛇骨龍之病有司公編鮮頭不致棍黨侵欺

則無備胥訛之病。信然哉。今將諸名公允行天眼冊

條驗如左

浙江布政使司江公　查據所立冊式誠有得於總撒開合之宜。而推收須候大造。尤為釐革弊源。即以例之槩省。當亦無不可者。便依議行繳

浙江按察司蒙逵野公浙省徵收之弊。言之可為痛心。縣總區總交通吏書。操權播弄。而窮鄉下邑之民。何由知之。據詳足見革弊便民之意。仰

即刊刷施行繳

分守浙西道左叅政史方齋公錢糧之獘。皆由總

泒之時。委諸一二積書。任意輕重。縣官曾不加

察。上司亦無由知。本道每為抱痛深欲革之而

未得其人。今該節推所陳洞切時獘。諸紛紛條

陳者。安能到此。便當通行合屬。照此冊式徵泒

仍將泒到實冊。預申本道驗看發下。永為遵守

施行繳

巡撫浙江都御史方采山公徵派為弊最多。官司不稽實數。細民不知多寡。且冊不在房科。而在區總。太阿之柄。盖倒持矣。節推署縣未幾。稽覈有法。所立冊式。明白簡易。弊端可塞矣。依議行繳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蕭允嵎公擄議條弊甚悉。立法甚詳。總書絕那移之弊。小户無偏累之苦。徵納由此稱便矣。依議行繳

欽差巡盐御史王次山公據呈天眼册式。智慮周悉。田地山蕩丁銀之數。一覽無遺。據册徵泒輸納。雖巧于飛詭者。不得肆其術矣。甚善甚善。仍候

詳行繳

尚寶卿鏡宇沈公

皦皦者易污。煦煦者多合。自古而然。何疑今日。明公在吾郡。盡心盡力。任事任怨。心迹昭然。天日可質。即有譬言。何足為累。來教天理義命之說。盖得之矣。僕

謂明公涇渭太分。鋒鋩太露。此則致謗之由。雖于道不為害。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正可以為深造之助也。昔人有云。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惟愈于執事可以此言進。僕今日安敢不盡于明公哉。公道蕩無久晦計此時昭雪有緒矣按故事恐不免赴部之行。候台駕入都。當相與披襟放懷。付之一笑耳。餘情具別楮中。伏惟鑒察不宣

請置兩浙八十七獄貧囚草衣

湖州府推官　爲恤重囚以防沉寃事照得國有圜圄之設凡民犯遣配以上者皆禁于中其犯絞斬凌遲死罪者尤牢固枷鐐此　國之大法也然重刑之囚情罪雖無虧枉又必監候會審詳決或給醫藥或給囚糧蓋誠恐其獄雖成或有寃抑其罪雖當且宜緩死此　國之至仁也夫至仁大法並行不悖固非苛刻姑息之爲弊也但重囚在獄防之雖當嚴密而每爲禁卒所凌虐有囚糧之名而多尅减每一取問

敝衣破縷。且難蔽體。何能禦寒。本職當冬寒之時。間一夜至獄門。但聞呼號之聲。上徹屋瓦。凍屍日出。其誰有知。此雖平日作惡。無用矜恤。然或有為勢豪奸險之所羅織。上方監候會審。以待其雪釋。而一旦凍死。冤抑不伸。大傷和氣。此地方之民風。與年歲之天時。或欠淳調。未必不由此也。本職深夜聞風。每用惻然。因為之計。費甚約而利實溥。凡重囚及軍徒中。貧無家人來顧者。人給草衣一件。此衣之制。不用兩袖。

約如禪衣外結其草使堅牢內垂其草使溫煖其長堪以覆足其厚重以三十斤為率每件官價三十文在府獄者動府贖在縣獄者動縣贖仍登寫票即許申鳴如此而已再照獄中每多瘴氣以人氣太雜獄官不以時潔淨故蒸為疾疫耳仍乞嚴行各獄有官者以獄中潔淨污穢考殿最有吏者以此為刑責加究凡此二事通行各獄歲為定規庶乎重囚延須臾之生而冤抑不至於沉淪矣為此具陳如以本職之

言可採。則各獄號寒此。其時矣。乞即批行各府州縣
一體恤給等因
代巡蕭兌嵎公　批云以法官而存欽恤之心若此
且費不多而仁甚普。便通行一省。歲以冬至頒行為
令甲。此繳。

原任御史慎所傳公　應禎

嘉禾一晤。日擬老大次第樞筦。事業隆隆起。為冷落
人生色。詎意市虎之口。竟以鑠金。而諸明府亦因報

浮。第冷眼海濱。明若觀火。特身先在淵井。雖有捫撰之念。卒何益於墜落。徒臻憤懣耳矣。從入譴所。咫尺於敢去臥榻之側。三載于茲。興來偶作湖上遊。翹首望行臺儼。然吳山之巔。不得一話言底裡。柰何諗聞心跡已昭昭若青天白日。信尺霧寸雲。豈能久作障礙耶。雖然蹶羊腸之險者。必能履康莊。恒以視虎之心視石。天下無敗機。何也。多凶多懼。實天之所以動忍增益。成全豪傑處也。昔馮異對光武云。願上無忘

河北臣亦無忘巾車旨哉有味之言弟恃同榜骨肉
敢誦以自警因以奉慰幸採納勿視迂遠不盡不盡
蘇松巡按如水王公民順
人言官海風波起於一旦今以年丈觀之信然年丈
何以有此大率巨室最難處任事之人多任怨丈以
高才不諧於俗而復以是官當是地乃卒以憎忌者
之口而償讐者之私豈非数耶数之所在君子不能
必而能安丈可以自安矣若夫聲清望久已属人耳

目。誰不知之。誰不諒之。豈俟弟贅耶。　廟堂大老爻
諸長兄。俱勳勳為丈不平。而至於竭力解救。則譚司
馬公為甚。見躓之日。即厲聲曰。此官若有此事。無怪
彖者但欲以讐謗妨賢。我輩皆當掛冠而去。諸老為
之動容。非真知丈者何以有此。今聞公道大明。勘雪
有緒。此天理人心。久當自白。更需時日。尺霧當盡散
矣。

主事帯水王公　一言

茗中唐一庵先生海宇碩望也其所是非奚啻金鑑傳之永久久為定論嘗觀茗志所以推服年丈不一而足則年丈之公道不俟至今白之盖白之至久者也讐嘩之喙直浮雲耳諸談及年丈事弟以此對莫不首肯信一庵先生亦信年丈則讐譁之喙又何傷乎即今公論大明蒙非常之戹者當受非常之亨理之循環不可必耶

主事文臺吳公撝謙

奉違忽忽一週且半懷仰何如喜老丈青天白日之心。已大明於南北省臺三晒中則老丈冤誣人人皆能言之。計今當事者必能攄實為丈一白。尺霧寸雲無損於光大。正今日之謂慰慰。第無似昨叨轉南。意圖可以從容素飽。偶奉蕪湖之役。不謂勞苦一年。僕僕江濱。下同郵吏。何足齒齣。足塵令叨滿田部。遠憶丈誼。不勝戀戀。便附此申候。伏惟台鑒不一一

左布政節齋劉公 繼文

徃歲共事浙中多荷教雅別來無任懷仰曩於閩中聞愛抑事不勝駭異叨轉名邦緣以冗奪未遑脩訊為歉閲即報知受抑來由即辯白於南北臺省三疏中公道巳自昭明勘報何疑好事者衹自累耳於盛德奚損耶深慰深慰

工部尚書五台陸公

奉遠言教忽越四月何聞道體小有違和秋爽氣清恭惟珍攝康和想勿藥矣僕腹疾逾月至今未愈以

此久缺遺候中常耿耿惟公襟懷尚曠當拂意之時
願公以理自遣弟以榮辱自外至者爲憂喜此所望
於高賢也病中伸紙謹走僮敬訊起居統惟鑒亮諸
圖走拜門下以攄鄙衷草草奉悉

少保襄敏譚公

天地間有大冤至此真可爲痛哭流涕者凡可爲昭
雪乃我輩之責何聞之公此奉　明旨亦公忠赤動
天所致耳深爲喜喜但當負咎引慝勿露圭角於人

不可不察也餘惟自寬以待天定不縷縷

左方伯麓池郭公斗叙樵牧子

樵牧子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字或謂兩人或謂即一人或謂樵牧子嘗舉進士筮仕尚平反監司多薦之然愚戇忤時遂被逮毫省交章雪之上憐復其官謫南中行次金陵遘危疾門人為治後事樵牧子奄奄微息乃自作辭世文以遺其家人有飄然之味或謂其伯子先弱冠而逝能從容守禮無悲戀世

吟之態。一時先生長者皆稱之。謂樵牧子有感於上
伯子。而視死不動心。或謂樵牧子愛讀陶靖節詩文。
與靖節自作祭文意思一般。已而疾復瘳。士林多傳
其文字。或謂樵牧子之滇。以病後作遷客。遂離鄉舍
註陶邵。而設為樵牧問答。或謂樵牧子謫吾滇。未春
即擢于楚。滇士多師之。梓其所說書意若干首。或謂
雲南賦即樵牧子所自作。未知孰是。但余愛其所註
陶邵并辭世文。有關於提身不小。遂梓而叙之如此。

萬曆甲申中秋。南中麓池山人書。

釐正守令混祀

湖州府掌府事推官　為正祀典以隆風教事。本府查得歸安名宦之祠久廢。神無所歸。禮因以亂。不知何時何人。遂將宋歸安令戴顒俞侯及　國朝歸安知縣劉喬三主。附於府學名宦祠中。知縣之主。與知府之主並立。年復一年。因陋就簡。夫三令澤在歸安。固應入祀。但知府知縣各自有祠。今混為一堂。則知

縣列知府之班既無以妥死者之靈而知府拜知縣之下且無以安生者之心矣今該本職申詳建立歸安名宦鄉賢二祠已完各主已有所歸但府祠三主相應祧去就祀歸安庶名分定而祀典正可以垂有永而無遺議矣

座主侍讀康洲羅公

聕張陽和自省下歸具道公究昭雪有緒而星變交章復為昭雪甚喜乃知公道之在人心終不可泯非

虛語也。偶有精星曆者。僕與論公造渠謂大約不喜子運。且謂子運脫後。當有遠大之福。為公喜喜。更居易以俟。

國子祭酒屏麓范公　詠并霖應禱冊

忽忽降芊霖。蒼龍若有神。潤餘千里色。澤遍五湖春。農扈歌聲近。閭閻頌德新。長安應咫尺。考舉逮宸。

中書晉逵初　稚圭

湖上相逢屬幾年。花宮寶閣鎖秋煙蘇公堤畔美蓉
老。和靖祠前鳴鳥翩。此際看君上多事。一身番為直
道累。何代娥眉不妬人。頓令白壁尋知己。別多魚雁
杳難逢。忽爾驚看燕市中。悲來執手語更咽。使我久
客心忡忡。知君割股情難訴。隹兒猶自先朝露。一官
雖得　聖君憐。可堪十載低眉過。謫去滇南萬里程。
碧雞金馬獎人迎。臨岐却愧無他贈。正氣常存是此
行。

代人贖子文

禮部進士　為代人贖子事。本職今往雲南布政司赴任。原奉　兵部勘合。近蒙　巡撫貴州都御史劉掛號。夫馬照前應付。行次晋安。乃訪得新興馬户車儒家甚貧難。近令長子前往廣西取討馬價。疫病身故。止存幼子車保兒五歲。車儒輪差四日。過往繁苦。借債催馬無還。又為本職催馬。即將車保兒賣與新興趙文朝為義男。得受身銀肆兩。除還陸續催馬

私債。又催馬應付本職花費訖。本職聞此。深用不忍
令 自帶路費銀肆兩。封付新興站軍周文。劉天用。
劉 倫。張廷宇。張紹先。李相。蔣世賢等。帶回。并賫牌
興站百戶焦湖交驗。即喚養馬貧人車儒。當官
如成色低欠数目短少。即係站軍周文等分侵。
員狀繳送普安州附卷候查。該站仍喚趙文朝
領價。即將車保兒還其親父。以便父子完全。俱
仍関普安州行查。為此具牌須至牌者

門人阮子孝輯

甥王國祥

國祚錄